

西伯利亚的 “罪与罚”



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研究
(1945—1956)

赵玉明 著



西伯利亚的 “罪与罚”

苏联战时刑事法律问题的研究
（1943—1956）

张明楷 著

西伯利亚的 “罪与罚”



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研究
(1945—1956)

赵玉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伯利亚的“罪与罚”：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研究：1945—1956 /
赵玉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4

ISBN 978 - 7 - 5203 - 2175 - 4

I. ①西… II. ①赵…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俘问题—
研究—日本②战俘问题—研究—苏联—1945 - 1956
IV. ①K152②D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294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53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罪与罚”（Преступлениеи Наказание）是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最著名的小说的书名，也是作家自己的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代曾经因为参加反对沙皇政府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кружок Петрашевского）而被捕，在经历了恐怖的练马场“假枪毙”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整整四年。

在中文世界里，曾几何时，“西伯利亚”就是遥远、荒漠、寒冷和恐怖的代名词，是所谓沙皇俄国苦役犯（中文语境中的“流人”）的人生终点。冷战的肇始者之一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 1904—2005）的同门叔父老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1845—1924）^①自1865年至1901年，先后五次以旅行家兼记者的身份游历俄国和穿越西伯利亚，写下了《西伯利亚：流放地》（*Siberia. The Exiles' Abode*）《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以亲眼所见和亲身体验最终形成了沙皇俄国是“邪恶的怪胎”（evil freak），西伯利亚是“野蛮的大监狱”（barbaric prison）的刻板印象^②。在欧洲人眼中，俄国始终是“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① 在美国赫赫有名的凯南家族中，最有名的就是史学界人所熟知的美国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弗罗斯特·凯南，因此当两者并列时，学术界又习惯地称后者为“老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the elder）。

^② George Kennan, *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x.; Frederick F. Travis, *George Kennan and the American-Russian Relationship, 1865 - 1924*, p. 41.

► 西伯利亚的“罪与罚”

at the gate of Europe), 英国旅行家基克森 (Michael Jackson) 于 19 世纪末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道: “神奇冰封的外贝加尔——是一个与世界隔绝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这里, 似乎任何时期都遇不到欧洲文化, 这里没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 也没有普希金。”^①

巴枯宁、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家都曾在西伯利亚留下足迹, 普希金也曾写下《在西伯利亚矿井深处》(В глубине сибирских руд) 的著名诗篇, 歌颂十二月党人及其妻子们在西伯利亚的不屈不挠的事迹。

时光流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 1945 年至 1956 年, 有 50 余万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他们的“罪与罚”的人生。这场 11 年的人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特殊经历, 更是日俄(苏)关系的历史见证和恩怨情仇的再释放。

有文字记载的日俄关系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末。日本大阪商人传兵卫等 12 人的商船因风暴漂流到堪察加半岛西部, 1697 年, 他们与俄国哥萨克军队相遇并被拘, 此为俄国人与日本人历史上首次相遇。哥萨克首领立即将此消息报告彼得大帝, 1701 年 12 月, 传兵卫到达彼得堡并得到彼得大帝的召见。1705 年 10 月, 彼得大帝下令在彼得堡开设日语学校, 由传兵卫教授日语, 这所学校是欧洲第一所日语学校, 一直开办到 1816 年。

俄国对日本的考察和研究亦始于 17 世纪末, 但进展不大, 讹传颇多。1852 年, 著名作家冈察洛夫 (И. А. Гончаров) 随“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自彼得堡喀琅施塔德军港出发开始环球航行, 其目的地包括太平洋上的岛国——日本。“巴拉达”号在 1854 年 4 月底抵达日本长崎, 冈察洛夫在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 中记述了他所目睹的日本风土民情。1884 年, 俄国学者德米特列夫斯基 (П. А. Дмитриевский) 编译并注释了长期在朝鲜(新罗)居住的

^① Бурмистрова Т. Ю., Дмитриев О. А., Дружбой сплоченные: культура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щения в СССР. М., Мысль, 1986. с. 30.

日本人雨森藤五郎（Отано Кигоро）于1794年所著涉及日本起源的《翻译家笔记：对马岛周边环境的札记》（*Записк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составленные переводчиком при окруж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на острове Цусиме*）。

但俄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在1853年的“美国黑船事件”之后，俄国趁日本国门洞开之际，于1855年在东京建立了使馆。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俄国与其他欧美国家均为蛮横列强，因此在江户时代，一直将俄国的国名Россия/Russia音译为“鲁西亚”（ロシア、Roshia）。1877年，俄国驻日使馆大梦方醒，向日本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认为“鲁”的发言有“鲁莽”“不文明”等歧视意味，日本外交部门始将俄国国名音译的考汉字表改为“露西亚”。但亦有人解释为“露”即“露水”，遇“太阳”（日本）即蒸发，仍暗含贬意。

日俄之间真正结怨始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俄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排挤日本在远东和中国东北的竞争，联合德国和法国，以所谓“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退还给满清政府。由此，俄国由中国的敌国变成中国“友邦”（奥国），由日本的近邻变成日本的“敌国”。“三国干涉还辽”是日俄战争中日本朝野各界欲求“一血国耻”的原因。

而在此前，在1891年就曾发生了时为俄国皇太子的尼古拉二世访日，在京都大津街头险些丧命“黑龙会”刺客刀下之事。尼古拉二世愤愤地称日本人是“讨厌的黄色蛮猴”，称日本天皇是一个“奇怪及不愉快的人物”“衣服是奇怪的，手势也是奇怪的”^①。美国史学家马洛泽莫夫就特别强调：“恐怕他（尼古拉二世）很难说已经忘却而没有对此次访问留下什么印象。”^②

在日俄战争（1914—1905）中，俄国苦心经营的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及黑海舰队在対马海峡灰飞烟灭，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

① 《红色档案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7页。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外交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7—48页。

退缩到沈阳以北，其图谋已久的“黄俄罗斯计划”严重受挫，而日本一跃进入世界列强之列。俄日之间的历史积怨由此大大加深。

1945年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通知自8月9日起，苏联将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1941年4月签订的、有效期为5年的《苏日中立条约》提前中止。第二天，150万苏联军队对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展开了全面进攻，在短短的6天之内彻底击垮了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苏联政府和苏联社会各界均将此战视为报了日俄战争的一剑之仇。斯大林在1945年9月2日《告人民书》中骄傲地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①

当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全境战败之后，有60余万日军成为苏军的战俘。苏联政府决定从中强制征用50余万精壮战俘派赴西伯利亚，组成“战俘劳动营”，从事重大工程建设，挖矿山、修铁路等，为苏联战后恢复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即是本书命题研究的由来。

毫无疑问，这50余万日本战俘承担了俄（苏）日关系和历史积怨的“罪与罚”，在11年内日本战俘在远离家乡的西伯利亚经历了炼狱般的生涯，约有1/10的战俘因为伤病、饥饿、事故、惩罚等原因而失去生命。日本国内极其关注日本战俘的命运，日本报刊和影视之中时常出版关于“西伯利亚抑留”（シベリア抑留）的主题。

日本战俘遣返及其相关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日关系的最重要问题，也是苏日和平条约签订的主要障碍。为此，苏联与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外交角力，直至1956年10月19日《苏日共同宣言》签订，最后一批日本战俘被遣送回日本，苏日

^① 《斯大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8—59页。

之间的日本战俘问题才宣告解决。

西伯利亚地区 50 余万日本战俘的故事，其实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境内约 550 万协约国战俘命运的一个缩影。

上述问题在国内学界虽已有研究，但多是从苏联史一方（以俄文文献为主）或日本史一方（以日文文献为主）的研究，缺少基本的相关资料互证，缺少第一手的日本厚生省档案文献，更缺少可能进行的口述访谈的资料。

赵玉明在确定研究目标之后，通过我的介绍和个人努力，非常幸运地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18 个月的长期资助，赴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留学。该中心是国际著名的斯拉夫—欧亚学研究基地，所收藏的俄文、乌克兰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等文献资料极为丰富。时任该中心主任的松里公孝（Kimitaka Matsuzato）教授是国际著名斯拉夫学家和俄国史专家，他曾应我的邀请在 2014 年和 2016 年两度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授专题课程，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因此，松理公孝教授愉快地接受了作为赵玉明日方指导教师的请求，在学习和生活方面为他提供了诸多的帮助和便利。

在留学期间，赵玉明勤奋好学，用较短的时间攻下了日语，在利用北海道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收藏文献，以及直接赴日本厚生省查阅日本战俘档案的同时，他还对在世的原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战俘们进行了访谈。他不仅积累了真正的第一手档案文献，而且对这一历史问题有了感性认识和现实关怀。

在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赵玉明进入了中国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尽管他的研究方向已经转向当代俄罗斯政治和外交问题，但他仍利用工作之余修改和补充博士学位论文，并成功地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既是他三年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成果，也是三年工作后的研究成果。

作为赵玉明的老师，我当然为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而欢呼雀跃。在

► 西伯利亚的“罪与罚”

我和学生们的微信群“章鱼群”中，自命为“老章鱼”的我时常为“小章鱼们”的点滴进步及其所发表的成果而兴奋和骄傲。我祝愿赵玉明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不断努力、积极奋进，尽管他现在主要从事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但不要忘记“历史”和“史学”与现实问题的关联关系及其对现实问题的关键性指导意义。

还是记住 19 世纪俄国著名学者赫尔岑（А. И. Герцен）的那句话吧！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深刻地认识过去的思想，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走！”

（——“Полнее сознавая прошедшее, мы узна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глубжеопускаясь в смысл былого, аскрываем смысл будущего: идя назад, шагаем вперед!”）

以此与玉明共勉。

张建华

2018 年 3 月 26 日于海棠花溪畔

摘 要

莫斯科时间 1945 年 8 月 8 日晚 23 时，苏联按照《雅尔塔协议》相关规定，对日本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地区、日本所属的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地区。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在上述出兵地区，苏联红军共计俘获了 60 余万日本战俘。8 月 23 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发布第 9898 号决议，宣布移送 50 万日本战俘到苏联各地从事劳动改造，其中 30 万人将被安置在西伯利亚地区。从 1945 年 9 月到 1946 年 4 月，苏联实际上从上述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移送了 50 余万名日本战俘到苏联各地从事原木采集、矿藏采掘、铁路与公路修筑等各种形式的劳动利用。从 1946 年底起，苏联开始陆续遣送日本战俘归国，到 1956 年两国签订《苏日共同宣言》，实现关系正常化为止，日本战俘才基本被遣返完毕。在此期间，日本战俘遣返工作经历前期集中遣返和后期集中遣返两个阶段。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是战后苏日关系史上的重要问题，由此引发的苏日两国政府、民间以及国际社会的争论至今尚未停止。本书利用苏联解密档案、俄日学界最新研究成果、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经历者回忆录等资料，及对当事人访谈等形式，对日本战俘的入苏过程与战俘营区域分布，战俘的日常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劳动利用及遣返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重点介绍了日本战俘营的设立过程及地域分布，共分为三节。第一节对苏联战俘管理机构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回顾。第二节对苏日交战过程及日本战俘人员结构进行介绍，之后重点对劳动大队的编组与战俘入苏过程进行了历史还原。第三节重点描述日本战俘营的地域分布、所处的自然环境与周边人文状况，并对战俘营的日常警戒制度进行了重点梳理。

第二章重点探讨苏联战俘管理当局对日本战俘的日常管理，共分为四节。第一节对战俘营的粮食供给制度进行了描述。第二节对战俘营的日用物资、越冬保障与日常通信保障进行了研究。第三节就战俘患病与战俘营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进行了论述。第四节主要对战俘死亡与埋葬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

第三章分为战犯审判与战俘思想教育两节，围绕战俘营内战犯审判与战俘思想政治改造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尤其是关于战俘思想政治教育一节，将以民主教育运动和以针对战俘发行的日文报纸《日本新闻》为载体进行探讨。

第四章为苏联战俘管理当局对战俘劳动利用的相关研究。分为基本劳动管理制度与劳动时间、效率和成果两节，对日本战俘在苏联地区的核心活动内容——劳动利用进行了全方位研究。

第五章探讨了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集中遣返问题。战后日本政府的外交权受限，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遣返问题由驻日盟军总司令与苏联进行交涉。1946年12月19日，苏美双方就日本战俘遣返问题达成《苏美协定》，开始遣返日本战俘。1950年4月22日，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消息称，除少量残余日本战犯外，日本战俘已被遣返完毕。余下少量日本战俘的遣返归国问题，在《对日和平条约》生效后，由恢复完全主权的日本政府与苏联政府在建交谈判中予以解决。本章设两节对日本战俘归国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一节集中探讨从1946年底到1950年4月期间日本战俘前期集中遣返过程。第二节对1950年4月至1956年12月后期战俘集中遣返过程进行了

研究。

最后为结语部分，将在总结全书内容的基础上，对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进行总结性思考。

关键词：日本战俘；日本战俘营；内务部；劳动大队；思想政治教育；日本战俘遣返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Yalta agreements, on August 8th 1945 The Soviet Union declared war on Japan and dispatched troops to the areas of Northeast of China, North of Korea, South of Sakhalin and Kuril islands. To Japan's capitulation on August 15th 1945, 600 thousand Japanese military men totally were captured as prisoners-of-war (POWs) on the areas mentioned above. The State Committee of Defense of USSR issued Decision No. 9898 on August 23rd 1945 (On reception, placement and labor use of POWs of Japanese Army): to transfer 500 thousand Japanese POWs to Soviet Union for labor use. From September 1945 to April 1946, Soviet Union transferred more than 500 thousand Japanese POWs to The Soviet Union to collect log, mine, and build railway and highway. From the end of 1946 The Soviet Union began to repatriate those Japanese POWs, but this work hadn't been done until 1956 when Soviet Union and Japan formally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declassified Soviet archives, the newest research results from both Russia and Japan, plenty of witnesses' memoirs and interviews with survivals, the thesis mainly focuses on Soviet administration of Japanese POWs, Japanese POWs' daily life on area of Siberia, USSR.

The thesis contains five chapters.

First chapter, which has three parts, introduces the building prisoner-of-war camps and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first part reviews the

► 西伯利亚的“罪与罚”

history of Soviet administration of POWs.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Soviet-Japanese War and staff composition of Japanese POWs. The third part describes the camp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daily guard system.

The second chapter concentrates on the camps' daily management of Japanese POWs. This chapter is made of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camp's food supply system. The second part describes the camp's daily necessities, hibernation support and daily communication support.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about POWs' disease and camp's health care system. The last part discusses about POWs' death and burial.

The third chapter includes two parts: judgment of POWs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POWs.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OWs and movement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based on the materials of Japan News, a newspaper printed in Japanese language especially for Japanese POWs in camps.

The fourth chapter focuses on authority's labor use of Japanese POWs in its two parts: principal management system of labor, labor time and labor activities and labor achievements of POWs, analyzing labor use of Japanese POWs as the core activities of Japanese POWs in USSR in full scale.

The fif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POWs. After World War II because of limited diplomatic rights of Japan the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POWs was discussed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Allied forces in Japan. On December 19, 1946 the Soviet and American sides have gained the Soviet-American agreements on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POWs and the repatriation began. On April 22, 1950 the Soviet Union through the ITAR-TASS announced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POWs except a few. The repatriation of rested Japanese POWs will be solved by the Japanese and Soviet governments in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fter Peace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enters into force and Jap-

anese sovereignty is restored. This chapter contains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analyzes the concentrated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POWs, from the end of 1946 to April 22, 1950.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concentrated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POWs, from April 22, 1950 to the end of 1956.

The last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sis. Summarizing the whole text, author gives his own deep-going thoughts about the Japanese prisoners-of-war in Soviet Union.

Key words: World War II, Japanese prisoner-of-war, democratic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of POWs, the USSR government

РЕЗЮМЕ

По Ялтинским соглашения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ступил в войну с Японией 9 августа 1945 года и отправил войска на оккупированные Японией регионы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а Китая, Севера Корея, и Южного Сахалина,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До 15 августа 1945 года, когда Япония объявил о безоговорочной капитуляции, на вышеуказан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более 600 тысяч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захвачены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ей СССР в пле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отдал Постарновление № 9898 от 23 августа 1945 года О приеме, размещении и трудово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перемещение 500 тысяч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 СССР на труд. С сентября 1945 года до апреля 1946 года были перемещены фактически выше 50 тысяч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 этот регион на лесорубные, горнорудные, железно-и дорожностроительные труды. В конце 1946 года 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 начала репатриировать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на родину. Репатри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лась вплоть до 1956 года, когда установлены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ССР и Японией. В работе исследуется Советская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 бытовая жизнь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 Сибир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базируетс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х архивов СССР, новейших достижений науч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так в России как и в Япони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тогдашних японских